

第五回 棲雲菴步月訪佳人

詩曰：

世間何事最難禁？才色相逢意便深。
在昔文王歌窈窕，至今司馬露琴心。
千秋佳話非虛業，百載良緣實素襟。
拙鳩空有爭巢力，那得鴛鴦度繡針。

話說柳友梅自那日游湖遇見二美人之後，心下十分想慕，甚至廢寢忘食。到了次日，先打發抱琴回去，自己祇託為考試進城，就與竹鳳阿、楊連城作別。劉有美亦自託有事別去不題。

祇有柳友梅心上想著二位美人，一經往杭城中來，各處物色，並無下落，祇得回身轉出城來。行了數里，到了一個曠野所在，柳友梅此時心上已走得個不耐煩，但遠遠望見一個小菴，中間樹林陰翳，竹影交加，雖然木土結構，卻也幽雅可愛。柳友梅尋訪了一日，不免神思困倦，巴不能到個所在歇息，遂一徑到小菴來。

那小菴門前抱著一帶疏籬，曲曲折折，鮮花細草點綴路徑；到得菴門，門栽著數株杉樹，排列著三四塊文石。柳友梅便於石上小憩，祇見菴門上邊額著“棲雲菴”三字。中間走出一個老僧，近前把柳友梅仔細一看，驚問道：“相公莫非柳月仙麼？”柳友梅驚起，忙問道：“老師何得就知小生姓名？”老僧道：“老僧昨夜偶得一夢，夢見本菴伽藍菩薩吩咐道：‘明日有柳月仙到此，他有姻緣事問你，你須等待他。’今日老僧因此等了一日，並無一人，直到這時候纔遇見相公，故爾動問。”柳友梅一發驚訝，暗想道：“此僧素不相識，曉得我的姓氏，已就奇了，為何把小生的心事都說出來？我正尋訪二美人的下落，何不就問他一聲。”因上前作揖道：“老師必是得道高僧，弟子迷途，乞師指示！”那老僧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且請到裏面坐。”

柳友梅隨著老僧，就一步步到正殿，殿上塑的是一尊白衣大士。柳友梅拜過，老僧就延至方丈，施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待過茶，那老僧問道：“請問相公尊居何處？因甚到此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小生山陰人氏，先京兆就是柳繼毅。昨同敝友游湖，偶爾到此。”老僧道：“原來就是柳太爺的公子，失敬了！數年前小僧在京時，也曾蒙令先尊護法，是極信善的，不意就亡過了，可歎，可歎！”柳友梅道：“敢問老師大號？”老僧道：“衲號靜如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敢問老師與小生素未相識，緣何便如小生姓名，且獨見肺腑隱情？”老僧道：“小菴伽藍最是靈應，老僧因夢中吩咐，故爾詳察到此。老僧哪裏得知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靜如就吩咐道人收拾晚齋。柳友梅又問道：“寶刹這樣精潔，必定是一方香火了。但不知還是古刹，還是新建？”靜如道：“小菴叫做棲雲菴，也不是古跡，也不是一方香火，乃是本府雪太守捐俸建造的，已造了四五個年頭。”柳友梅道：“雪太爺為何造於此處？”老僧道：“太爺祇因無子，與他夫人極信心奉佛，為此建造這一所正殿，供奉白衣觀音，要求子嗣，連買田地也費了一二千金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如今雪太爺有子麼？”靜如道：“兒子終有一個，他未生子時，已先生下一位小姐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莫說生一位小姐，便生十位小姐，也比不得一個兒子。”靜如道：“柳相公，不是這般說。若是雪太爺這位小姐，便是十個兒子，也比不得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卻是為何？”靜如道：“這位小姐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花羞月之貌，自不必說；就是些描鸞刺繡樣樣精工，也不為稀罕；最妙是古今書史，無所不通，做出來的詩詞歌賦，直欲壓倒古人。就是雪太爺的詩文，也還要他刪改。柳相公，你道世上人家有如此一個兒子麼？”柳友梅聽見說出許多美處，不覺身體酥蕩，神魂都把捉不定起來，暗想道：“據老僧說來，劉有義之言驗矣！”忙問道：“這位小姐曾字人否？”靜如道：“哪裏就有人字？”柳友梅道：“他父親現任黃堂，怕沒有富貴人家門當戶對的，為何尚未字人？”靜如道：“若論富貴，這就容易了。雪太爺卻不論富貴，祇要人物風流，才學出眾。”柳友梅道：“這個也還容易。”靜如道：“還有一個難題目，雪老爺意思原欲就於任上擇婿，但是來議親的，或詩，或賦，要做一篇，直等雪太爺與小姐中意，方纔肯許。偏有那小姐的眼睛又高，遍杭城秀士做來詩文，再無一個中意，所以耽擱至今，一十七歲了，尚未字人。聞得近日雪太爺又出甚麼新巧詩題，叫人吟詠，想也是為擇婿的意思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心下卻暗喜，這段姻緣卻就在這裏明白。又想到：“祇是所聞又如所見，眼見的是兩位，耳聞的又祇是一個，又不見，有些疑惑，祇是一個美人有了消息，那一位美人不愁無下落矣。”

不一時，道人排上晚齋，二人喫了。不覺月已昏黃，靜如道：“相公今日行路辛苦，祇怕要安寢了。”便拿了燈，送到一個潔靜房裏，又燒一爐好香，泡一壺苦茶，放在案上，祇看柳友梅睡了方纔別去。

柳友梅聽了這一片話，想起那湖上遇見的兩個美人，與靜如所說的小姐，不勝歡喜，祇管思量，便翻來覆去，哪裏睡得著？祇得依舊的穿了衣服起來。推窗一看，祇見月色當空，皎潔如同白晝，遂步出菴門前閑步。一束月色甚佳，一來心有所思，不覺沿著一帶疏籬月影，便出菴門。離有一箭多遠，忽聽得有人笑話。柳友梅仔細一望，卻是人家一所花園。園內桃李芳菲，便信步走進去。走到亭子邊，往裏面一張，祇見有兩個人，一邊喫酒，一邊做詩。柳友梅便立住腳，躲在窗外聽他。聽見一個穿黃的說道：“下面這個險韻虧你押。”那個穿綠的道：“下面的還不打緊，祇上面這幾個字，哪一個不是險韻？費了心了，除了我老張，再有那個押得來？”穿黃的說：“果然押得妙！越地才子不得不推老兄。再做完了這結句，那女婿便穩穩的做得成了。”穿綠的便低著頭，想了又想，哼了又哼，直哼唧了半晌，忽大叫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！妙得緊，妙得緊！”忙忙拿筆寫在紙上，遞與穿黃的看。穿黃的看了，便拍掌道：“妙，妙！真個字字學老杜，不獨韻押得穩當，且有許多景致。兄之高才捷足，弟所深服者也！”穿綠的道：“小弟詩已成，佳人七八到手，兄難道就甘心罷了？”穿黃的道：“小弟往日詩興頗高，今夜被兄壓倒，再做不出。且喫幾杯酒，睡一覺，索性養養精神，卻苦吟一首，與兄爭衡。”穿綠的道：“兄既要喫酒，待小弟再把此詩吟詠一遍，與兄聽了下酒如何？”穿黃的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”穿綠的遂高吟道：

雨落階前水滿溪，綠繩牽出野牛西。

風大吹開楊柳絮，片片飛來好似雞。

穿黃的也不待吟完，便亂叫道：“妙得甚！妙得甚！且賀一杯再吟。”遂斟一杯遞與穿綠的。穿綠的歡喜不過，接了酒一飲而乾，又續吟道：

煙迷隱隱山弗見，波起皺皺湖不齊。

畫也難描春日景，船中歌曲像鶯啼。

穿綠的吟罷，穿黃的稱羨不已，贊道：“後面兩聯一發好得緊！”柳友梅在窗外聽了，忍不住失聲笑將起來。

二人聽見，忙趕出窗外來，見了柳友梅，便問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卻躲在此處笑我們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學生偶爾看月到此，因聞佳句清妙，不覺手舞足蹈，失聲唐突，多得罪了！”二人看見柳友梅一表人物，說話又湊趣，穿黃的道：“兄原來是知音有趣的朋友。”穿綠的道：“既是個妙人，便同坐一坐何如？”便一把手扯了柳友梅同到亭子中來。

柳友梅道：“小弟怎好相擾？”穿綠的道：“四海皆兄弟，何妨！”遂讓柳友梅坐了，叫小的們斟上酒，因問道：“兄尊姓大號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賤姓柳，表字月仙。敢問二位長兄高姓大號？”穿黃的道：“小弟姓李，賤號個君子之君、文章之文。”因指著穿綠的說道：“此兄姓張，尊號是良卿，乃是敝地第一個財主兼才子者也。這個花園便是良卿兄讀書的所在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如此失敬了。”張良卿道：“月仙兄這樣好耳，隔著窗便都聽見了！詠便詠個《春郊》，祇是有些難處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有甚難處？”張良卿道：“最難是首尾限韻，小弟費盡心力，方得成篇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誰人出的詩題，要兄如此費心？”張良卿道：“若不是個妙人兒，小弟焉肯費心！”柳友梅道：“既承二兄相愛，何不一發見教！”李君文道：“這個話兒有趣，容易說不得，兄要說時，可喫三大杯，便說與兄聽。”張良卿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”遂叫斟上酒。柳友梅道：“小弟量淺，喫不得許多。”李君文道：“要聽這趣話兒，祇得勉強喫。”柳友梅當真喫了。張良卿道：“柳兄妙人，說與聽罷。這詩題是敝府太尊的一位小姐出的。那位小姐生得賽西施，勝王嫺，十分美貌，有誓不嫁俗子，祇要嫁個才子，詩詞歌賦敵得他過，方纔肯嫁。太尊因將這難題目難人，若是做得來的，便把這小姐嫁他，招他為婿。因此小弟與老李拼命苦吟。小弟幸和得一首，這婚姻便有幾分想頭。柳兄你道好麼？”柳友梅聽了明知就是靜如所言，卻不說破，祇說道：“原來如此，敢求原韻一觀。”張良卿道：“兄要看時，須也做一首請教請教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弟雖不才，若見詩題，也杜撰幾句請正。”

張良卿在拜篋中取出原韻，遞與柳友梅。柳友梅看了，分明是湖上吟詠的二題，假意道：“果然是難題目，好險韻，好險韻！”張良卿道：“既已看了，必求做詩。”柳友梅道：“班門弄斧，祇恐遺笑大方。”李君文道：“我看柳兄如此人物，詩才必妙，莫太謙了！”遂將筆硯移到柳友梅面前。柳友梅不好推遜，祇得提筆揀揀墨，就吟詩一首云：

《春閨》

雨後輕寒半野溪，綠機懶織日銜西。
風簾靜卷雕梁燕，片月催殘茅店雞。
煙鎖天涯情共遠，波深春水思難齊。
畫眉人去歸何日，船阻關河猿夜啼。

柳友梅寫完了，遞與二人道：“勉強應教，二兄休得見笑！”二人看了柳友梅筆不停書文不加點，信手做完，甚是驚訝，拿來念了兩遍，雖不深知其意，念來卻十分順口，不像自己七扭八拗，因稱讚道：“原來柳兄也是一個才子，可敬，可敬！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俚言獻醜，怎如張兄字字珠玉！”張良卿道：“柳兄不要太謙，小弟是從來不肯輕易讚人的。這首詩果然和得敏捷而快，合式而妙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張兄佳作已領教過，李兄妙句還要求教。”李君文道：“小弟今日詩興不發，祇待明日，見過小姐的真詩方做哩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原來李兄這等有心。但小姐的真詩如何便得一見？”李君文道：“兄要見小姐的真詩，也不難，祇是他兩個題目，兄祇做一首，恐怕還打不動小姐。兄索性把這《春郊》的詩一發做了，小弟明日便把小姐的真詩與兄看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李兄不要失言。”張良卿道：“李兄是至誠君子，小弟可以保得，祇要兄做得出第二首。”柳友梅此時已有幾分酒興，又一心思量看見那小姐的真詩，便不禁詩思勃勃。提起筆來，又展開一幅花箋，任意揮灑，不消半刻，早又和成一首《春郊》詩，遞與二人。二人看了，都嚇呆了，口中不言，心下想道：“這纔是真正才子！”細展開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《春郊》

雨過春色媚前溪，絲柳牽情繫裏西。
風陳穿花驚夢蝶，片雲銜日促鳴雞。
煙光凝紫連山迥，波影浮紅耀水喬。
畫意詩情題不到，船樓鼓吹聽鶯啼。

二人讀完了，便一齊拍案道：“好詩，好詩！真做得妙！”柳友梅道：“醉後狂愚，何足掛齒。那小姐的真詩，還要求二兄見賜一看。”李君文道：“這個自然，明日覓來一定與兄看。就是倒不曾請教得，吾兄不像這裏人，貴鄉何處？因甚到此？今寓在何處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就是山陰縣人，昨到城中訪一朋友，出城天色已晚，今借寓在前面棲雲菴，偶因步月得遇二兄。”張良卿道：“原來貴縣就是山陰，原是同省，今年鄉試還做得同年著哩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不惟同省，益且同學，小弟倒忝在錢塘學中。”張、李二人道：“原來兄貴庠倒進在這裏，我說兄竟是個在庠朋友，若是不曾進過的，哪有這等高才捷作？兄既寓在棲雲菴，一發妙了，明日奉拜，就可見小姐的真詩了。”三人一心都想著小姐，祇管小姐長、小姐短，不覺厭煩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得有興，復移酒到月下來喫，直喫得大家醅酏，方纔起身。張、李二生送出園門，柳友梅臨別時，又囑咐道：“明日之約，千萬不要忘了！”二人笑道：“記得，記得！”

三人別了，此時已有三更時候，月色轉西，柳友梅仍照舊路回到菴中去睡，心下想道：“我道佳人難遇，必須尋遍天下，不期就在杭郡訪著，可謂三生有幸。”又想到：“訪便訪了一個佳人的消息，祇是那一位美人，不知又在何處？倘若一般俱不能成美，成個虛相思，卻也奈何！”既又想到：“既有了消息，便蹈湯赴火，也要圖成，難道做個望梅止渴罷了麼？”左思右想，真個億萬聲長吁短歎，幾千遍倒枕搥床，直捱到數更纔朦朧睡去。正是：

才人愛色色貪才，才色相連思不開。
必竟才郎懷美色，果然美色惜真才。
未知柳友梅畢竟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